



梅溪先生奏議

輪對劄子三首

卷一

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体愛君憂國出於

天生妄懷發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踞洶洶咸謂虜情巨

六

後

抗校有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惟

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

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

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

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敵一敵出其勢愈熾曷嘗為

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強

梅溪先生奏議

輪對劄子三首

卷一

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体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懷廢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踳洶洶咸謂虜情巨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惟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踈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_主一_主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強

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
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
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
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人識韓信於未知名之
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
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
破敵之計一國家寶元慶曆間西夏叛命一仁宗以經
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
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
中用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一仁宗曰古之用人
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

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
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
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
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
或老於藩郡以泯沒其材內為說邪之所媚忌外為
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
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
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一陛下縱未大用
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
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為宰相呂
夷簡所惡斥逐於外及西方用兵一仁宗思用仲淹夷

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美滿不失為賢相一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荆襄江淮間以為爪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右一

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闈明皇親平內難懲孽后驕主之禍挈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將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後權歸

閣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一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放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一陛下為不世出之英主通者衆口籍二謂權雖歸於一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文固結盜一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臣竊為一陛下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時無有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培克聚歛不知紀極國用日蹙而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

密改密

分校程瑛

朝廷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

擅齊殆不過此且身揔禁旅久而不代陰結諸將以為之黨深忌元功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而不自以為恥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盜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關語笑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入蔡縛吳元濟之功違詔進馬溫造正衙抨劾祐自謂膽落於溫御史今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

闔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一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
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一陛下為不世出之英主
通者衆口籍二謂權雖歸於一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
一秦檜死百秦生也其間取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
司深文固結盜一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
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
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臣
竊為一陛下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
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古之時無有也
祖宗之時無有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培克
聚斂不知紀極國用日蹙而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

擅齊殆不過此且身捻禁旅久而不代陰結諸將以為
之黨深忌元功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
手有輕視朝廷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
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
其後而不自以為恥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者
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盜清要之
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
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關語咲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
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入蔡縛吳元濟之功違
詔進馬溫造正衙抨劾祐自謂膽落於溫御史今臺諫
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

其何以為國耶不獨此也至若清資橫加於噲伍高爵
濫及於醫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
城置邏卒旁卒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剝下賂
上結怨於三軍道踞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
治世事也一陛下自撻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如前日
竄逐猾闖天下尤服一陛下之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
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可不深懲而痛革之耶臣願一陛下
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鑒漢
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強臣不惟尊嚴
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不然臣恐大阿倒持日甚一
日天下之憂不特在夷狄而已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

誅為陛下痛哭流涕言之也

右二

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
固邦本為急而尤欲撫綏固結之於動搖疑貳之時我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矣中遭厄運而宗社復興者良繇
四海民心戴宋惟舊一陛下即位于今三紀深仁厚澤
尤著在天下之心然邇年以來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為
國歛怨民心稍離一曰不宣詔條二曰不卹刑獄三曰
不先撫字何謂不宣詔條臣伏觀比年寬卹之詔屢下
然而實惠未孚于民皆繇州縣不能奉行之故昔人謂
徒掛牆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

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略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况欲被其澤耶何謂不卹刑獄臣伏觀陛下慎刑卹獄之意雖堯舜成湯亡以加然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昧者以胥吏為耳目急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為鷹犬案牘滿前漫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民納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伸強者劫持以求勝弱者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寃者監司也今監司按部動以胥吏數十自隨所至州縣唯務誅求苟滿其欲則獄事一切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字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昔之

勸

循吏勞心撫字而民皆樂輸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夫催科自有常法豈在先期而取辦官以未及期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官府而橫費已歸於蠹吏矣悍吏持尺牒走鄉閭嗷呼隳突雞犬不寧而欲民安其業可乎臣又聞邇者邊奏稍警所在以防秋為名拘集舟船團結保伍措置無術州縣騷然至有鬻田宅以充糧草之賦殺耕牛以供勸角之輸斬山林以為兵器撤室廬以營寨柵吏緣為奸民情大擾苟不有以安恤之切恐民逃其上散為盜賊矣况今歲秋外侮國威不振人心搖動正宜撫綏固結時也臣願陛下推溥博之仁下惻怛之詔勤卹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

害民者必罰無赦乃命宰相慎擇諸道監司以寄休戚以宣明詔條慎恤刑獄撫字黎元為先務如是則四方萬姓罔不感泣人心既悅寧惠天意之不我助耶臣以謂固本以寧邦者莫大乎此

右三

上殿劄子三首 壬午十月

臣聞舜受堯之天下序書者美之曰重華協于帝武王繼文王而有天下記禮者美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說者謂堯之所為如是而舜亦如是故謂之協帝文王之所為如是而武王亦如是故謂之繼述臣嘗考其行事乃不然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者天下謂之才子

堯不能用至舜乃舉而用之號十六相有共工驩兜伯鯀三苗者天下謂之四凶並在堯朝堯不能去至舜乃流放竄殛之而天下咸服文王在商之末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終身執臣禮以事紂至武王嗣位之初乃會八百諸侯興仁義之師以伐之天下遂一統于周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如斯而已矣曷嘗泥其行事之迹哉此堯所以得知人之名而武王為達孝也與恭惟！太上皇帝至仁至聖內不謀之宮中外不謀之卿士斷自宸衷以天下大器付之！陛下世皆以堯舜擬之臣獨謂堯舜之遜固美矣然出於耄期倦勤豈若太上皇春秋猶盛而遽為是曠世絕無之舉哉真可謂

賢於堯舜遠矣。陛下思所以仰副。太上皇之付託者當如何。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才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非有所矯拂更張。則無以慰天下之望。必矯拂而更張之。則必有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之說。而惑聖聽者。陛下於此。有若難處者。為臣謂太上皇之與陛下。可謂父堯而子舜矣。以聖繼聖。推誠無間。豈區區形迹之所可拘。臣下常情之所能測哉。太上皇既以不疑而待陛下。陛下亦宜以不疑而報太上皇。三紀聖政。可遵而行之者。非一也。至若因時救弊。有所矯拂。有所更張。宜若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斷然行之以彰。太上皇知子之明。以盡。

陛下繼述之道。毋若魯陪臣孟莊子之孝而已。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右一

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治天下。雖謀以智。辨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扒婁戰婁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萎挫而終不為曹操屈。

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昂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闕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

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金以和議請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請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一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破毒亦甚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况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

可以豐財！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為
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為瓜牙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
宜因天設之險以為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
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為之索矣百萬
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
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
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
虎狼而使之甘心乎况講和之復舉天下惟虛之命是
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
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
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右二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論
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為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
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臯陶
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
野而爰立傳說成王訪洛也首以師保而並處周召漢
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
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
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
任也則首用趙普！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
迪張知白魯宗道為宰執皆正人也！英宗因舊相韓

琦曾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為元樞用歐陽脩為參
政治平之治軍號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
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
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
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茲為盛歷代帝王與
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擇於新政之
初足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為各成一代之勲
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恭惟太上皇授陛下
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
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內外千官百
辟之中孰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孰有兼資文武可

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
起者然後用之可苟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
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天下之望非特此也人主之職
雖在於論相至若侍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識擢宰相
得人則內可以尊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
從以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官
邪如是則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陸
下端拱一堂之上天下人才如雲而任使之內脩外
攘中興之功不日可冀矣

右三

應一詔陳

厥今天下之職安在哉在乎中外大小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也居其官食其祿而惰苟且曠職不修欲望故事之革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也故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為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為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為某官是固能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修與否也其或有罪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出之或人金之意有所不悅

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為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愧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為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熙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為給事中春不止於封駁為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置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

以各司其局為了官事以獻納為職寧不媿司馬
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
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修有言曰天子曰
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
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
相待罪今之為臺諫者果能爭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
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
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
列不為之助乃曰我自有躰又有緘默不言者聞侍從
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
侍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也言

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為御史言陳抃之不當除樞
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慶司馬光為諫臣論刺
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
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
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敝有不勝
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敝宜首詔大臣修進賢退
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卿監百執事孰為賢為才拔其尤
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為愚為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
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為賢才而稱職者拔
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為愚不肖而為民害者
亦取其尤之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

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惧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關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為臺諫者宜盡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為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敝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一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宣王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一陛下近日召元老正人或實之政府或寘之臺諫或寘之侍從天下翕然稱為治表

臣願一陛下既來之則宜力留之既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責以繁文勿待以虛禮勿貳之以小人延之歲月可以責治效矣又一陛下既以疆場之事委之重臣良將宜若憲宗之任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事從中制以失其機會臣竊聞張浚欲守淮而議者欲其守江吳璘屯兵德順而議者欲其退保夫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守江則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江其可守乎唐韋陟欲李光弼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攻尺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潼關賊得地勢益張矣力破其說而成戰功三豎之地陷沒久矣今韋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之可乎一陛下宜詔之曰閩外之

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如是則事不中制而機會不失矣臣聞傳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命之朝夕納誨而中興有商聽諫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一陛下自即位以來雖擢用正人以為臺諫然聽納之美猶未彰聞臣竊聞近有以酷椎之利而持使命於浙東西者諫官論列不聽一陛下又一親批聖語以諭之有識咸以為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一陛下嗣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於拂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誤一陛下者不可不察一陛下比嘗下詔求直言矣未

聞賞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解賞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不可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一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聽納養成聖德則納誨者皆傳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贊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臣竊見邇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逆亮之死蓋太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唯無毫髮之功未退則逗留觀望已退則乘勢虜掠既不干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節鉞者有為兩府者有為三公者傳呼道踞取笑閭閻名器之

濫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曹已冗而員又復增政或出於多門命後或於中降是皆為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惡無以懲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生極寵榮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縱不剖棺戮尸其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閹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大將有聚斂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由正迷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奸罔上惡直醜正者或依城社以自安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典刑不正非大舜所以去四凶而服天下也臣聞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竄殛奸邪天下稱快所以能中

興我宋致治三紀者由其能大明刑賞於躰元居正之初也一陛下宜奮乾剛之斷法虞舜之明繼述一太上皇一故事先正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一陛下之職舉矣夫欲救今日之敝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則中外大小之職罔有不舉而敝寧有不革者耶敝事既去內治既脩則夷狄有不足攘一祖宗之境土指日可復矣

論左右史四事與起居郎胡銓同上

臣等誤蒙親擢承乏左右史自供職以來檢討故事竊

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君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為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為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一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脩為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

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後之歎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訟龔不革遂至于今臣愚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案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動必懷姦懼為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一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脩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

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坐之前
至脩罷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
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媿於脩多矣臣又聞元豐
三年脩起居注王存奏欲追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
聞天子德音儻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自餘臣僚登
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
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
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言
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
知天子言動之實群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闕報職
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

愚欲乞陛下復歐陽脩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
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
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伸祖宗之志也何謂
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
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
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杓處有命則臨陛俯听
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脩
奏請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合少留殿門俟脩注出
而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夫
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
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

前殿不與義安在耶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羊之畫前殿不立是儀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臣愚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而毋辭也故一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脩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閣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

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閣門以臣不預牒却之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閣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閣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為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叢為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閣門與必俟班次耶况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

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
驗今循名責實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也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也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
安社稷因前王盈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
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
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耻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臣單
于以雪高帝平城之耻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
之耻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教也夏少康滅澆以復后
相之讎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讎是也歷代
帝王雖守成中興雪耻復讎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
安社稷則一而已我藝祖皇帝應天受命肇造大

業親平僭偽一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可謂盛矣
不幸運厄陽九亂華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讎世
耻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譏不討賊
以謂國無臣子齊襄復九世之讎仲尼賢之楚以六千
里之國事讎荀卿罪之賢聖立言垂訓責後世之為君
臣為子孫者可謂至矣恭惟太上皇帝躬堯舜至聖
之德有禹文知子之明斷自宸衷以社稷付之一陛下
聖意端有在焉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念竊
聞每對群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
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臣比因宣召語及
祖宗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

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柰何在位之
臣不知忠孝大節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蹈昔日
奸臣之覆轍屈已以和仇讎之尤甚指一祖宗中原之
境土為虜人之土謂不當取指一祖宗中原之人民為
虜之人民謂不當納又取秦隴已復之故地無故而棄
之以資寇讎以絕生靈歸附之望聞有說進取者則群
嘲而聚笑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為一談
牢不可破自非陛下剛明果斷不惑群議則社稷大
計其誰與謀有君無臣真可以長太息也臣願陛下
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間不忘社稷會息之頃必
念一祖宗側身修行上以承天意與衰撥亂下以慰民

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事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仍下詔音戒飭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良去和附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一陛下既率之以孝群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通神明慰一祖宗在天之靈無負一太上皇付托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月異耶

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姿險奸昔為士人以權黷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奸賍狼籍惡声播

潘

自作

聞浩能以諂佞取容致身朝列賁緣遭際事一陛下于

公馬往歲一太上皇帝聞一欽宗之計痛切宸衷下詔

效

見正思言國耻知一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分校程斐之深望一陛下之大有為也浩為心腹之臣不

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態為固寵之身謀此懷奸之大罪一也一太上皇憤達亮之渝盟悟和戎之失策以疆場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将吳玠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俟時投機縱未能長驅以定

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事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
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仍下詔音戒飭有位無
小無大咸懷忠良去和附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一陛
下既率之以孝群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
通神明慰一祖宗在天之靈無負一太上皇付托之意
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月異耶

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
欺君訕上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
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姿險奸昔為士人
以權酷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奸賍狼籍惡聲播

史浩劄子
革

聞浩能以諂佞取容致身朝列賁緣遭際事一陛下于
潘藩龍飛在天躡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
常之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
八焉往歲一太上皇帝聞一欽宗之計痛切宸衷下詔
親征思雪國耻知一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
社稷付之深望一陛下之大有為也浩為心腹之臣不
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兵之言專
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態為固寵之身謀此
懷奸之大罪一也一太上皇憤逆亮之渝盟悟和戎之
失策以疆場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玠等奮身血
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俟時投機縱未能長驅以定

中原亦可以牽制虜人南牧之慮浩既主和懼吳璘進
取陰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虜與西夏協力攻璘遙從
中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
氣中原離心誤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
不獨棄民是乃棄信皆由浩欲售一己之私而不顧國
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履歷既淺德望素輕
驟居要塗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為一己私恩躁
進之徒翕然合為一黨門閥可以炙手士論為之沸騰
至有嫡子嫡孫之號親姪過房之稱有號密傳心印者
有號正法眼藏名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
王叔文竊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有八關十六

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叔文逢吉之為人此
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即盜大權視宰相若無
人待同僚為不物人皆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官爵科第
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己出自為右揆益歸其奸方
欲排擊所憎駭除異已會其腹心內潰黨與相攻一陛
下察其奸邪知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
之禍可既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一陛下嗣位之初首
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讜直之
言不使上達有佞已者則以免解啖之春闈首試知舉
三人上躰聖心策問時事浩疑其斥已遂令黨人林安
宅追捕雕匠勒令毀板三知舉嘗面奏其事有旨令判

行安宅悛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一陛下不遵聖旨而
惟浩是從卒不許判一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
何以彰清朝不諱耶此忌言之大罪五也一太上皇用
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一陛下因付以江淮重
任擢為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宗之待裴度浩與浚
冰炭不同且惧其成功凡有奏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
正志往建康欲沮浚進取之計及其既還遂酬以郎官
又因詔百官言事遂令正志等密加詆毀指為許靖房
館有識為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同列奏
事未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誑之浩嘗有辭免參
政劄子未嘗稱一祖宗及一太上皇之德退則增加數

語以報行浩之欺君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為相每奏事
必袖數奏但出其一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知節嘗面
折其奸浩挾欽若之奸以罔衆朝廷無知節之直者以
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一陛下即位之初以大學士
經一太上皇教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為已恩務在籠
絡已而聞諸生議已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稠人中
言大學有風波臣對以子產不毀鄉校浩曰某固無他
但上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宮行香道由貢院會太學補
試士子填壅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嘆浩乃作威以逞
為士子所嘲既而語人曰一上怒補試喧嘩欲令不考
某以誤其遠來救之浩善則稱已過則稱君皆此類也

此訛一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居具瞻之位遇堯舜主而懷共鯨之凶一陛下當任賢使能圖國大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願陛下正其罪惡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為群臣之戒

再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去邪而不能罰與不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愷而相之取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而處四凶于外也臣昨日面對論列尚書左僕射史浩之罪乞加竄殛陛下謂今日已罷之臣知陛下

能去邪勿疑可謂無媿於舜矣及宣麻于屏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府輿論咸以為疑謂陛下雖能去邪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主未有如浩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章效秦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奸棄德順而資寇讎可謂誤國名在宗派者不止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權一陛下導人使諫而浩鉗人之口可謂忌言一陛下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譖毀可謂蔽賢留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欺君善則自稱過則歸主可謂訛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其何可赦縱不投之四裔以禦

魑魅其可以巨藩大戮而賞奸邪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况紹興密通王都最為大府浩昔嘗為屬吏奸贓著聞亦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願陛下出三前章正其罪惡櫛取名羅差遣竄之三危之地與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功不專於舜也

論進取利害劄子

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之資奮剛明之斷不惑群議任用忠謀遣二將臣出征淮甸首平靈壁敗虜將蕭琦而降之又平虹縣降蒲察徒穆大周仁歸附者以萬計又敗虜人于宿而得其州可謂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以奏功矣投機而進勢如破竹恢復有期神人交慶正勇

者效力智者獻謀時也况臣誤蒙親擢為耳目之官可無愚者一得之慮以裨廟謨雄斷之萬一乎臣竊謂王者仁義之兵為予伐而舉况中原本吾土地人民本吾赤子正宜諭之以恩信先之以招納不得已而戰伐隨之臣慮諸將或不知此臨陣之際未必無過有殺傷捷獲之後又未必無秋毫之犯恐傷陛下好生之德夫中原來蘇之望欲乞陛下密詔張浚深戒救之苦李晟平長安李愬入蔡國朝曹彬平金陵皆得王師予伐之意宜諭諸將以此為法庶幾富貴可以及子孫功名可以垂竹帛也又三虜將既降宜速加封爵以勸來者昔沛公入關留圍宛城陳恢說以莫若約降封其守因

史記封侯
千字後

使止守諸城未下者必聞聲爭開門而待之沛公從其
言南陽守齧降封為商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
知吾所以待之者如何耳被聞蕭瑋蒲察之徒降而受
賞亦何憚而不來不然則其心愈疑而其守愈堅矣今
日之事正宜若沛公用陳恢策則可以不戰而屈人兵
也臣又聞汪澈被召已至中塗未知誰揖其任臣謂宜
令張浚并節制荆襄庶得令出于一輕重不偏將士協
心遠近同躰緩急可以相聞勝負可以相援况荆襄將
上素懷浚恩德皇甫侗之徒元服浚威名右使浚兼制
之則人必樂於用命矣又璘退師保蜀一陛下亦宜

禡
後禡

以進取事詔之且明諭以前日退保由建議者之失不
惜為悔過語以慰將士及三路人心今璘觀時度勢以
圖進取如秦隴可復得宜即進兵以相犄角以牽制虜
人南牧之患如是則虜救處受敵救覆亡之不暇縱未
得其頭顱必將遠竄沙漠矣此數者皆今日之所甚急
下與一二大臣速議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

論史正志劄子

臣聞奸人多謀能觀時而為進退當權臣植黨則必附
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奸計而苟免
以逃天憲熙寧初王安石為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

使止守諸城未下者必聞聲爭開門而待之沛公從其
言南陽守齧降封為商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
者今中原列城為屬守者聞皆有離心非不欲降但未
知吾所以待之者如何耳彼聞蕭琦蒲察之徒降而受
賞亦何憚而不來不然則其心愈疑而其守愈堅矣今
日之事正宜若沛公用陳恢策則可以不戰而屈人兵
也臣又聞汪澈被召已至中塗未知誰揖其任臣謂宜
令張浚并節制荆襄庶得令出于一輕重不偏將士協
心遠近同躰緩急可以相聞勝負可以相援况荆襄將
士素懷浚恩德皇甫侗之徒尤服浚威名若使浚兼制
之則人必樂於用命矣又璘退師保蜀一陛下亦宜

以進取事詔之且明諭以前日退保由建議者之失不
惜為悔過語以慰將士及三路人心令璘觀時度勢以
圖進取如秦隴可復得宜即進兵以相犄角以牽制虜
人南牧之患如是則虜救處受敵救覆云之不暇縱未
得其頭顱必將遠竄沙漠矣此數者皆今日之所甚急
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速議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
今正是天以機會授陛下時不可失也

論史正志劄子

臣聞奸人多謀能觀時而為進退當權臣植黨則必附
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奸計而苟免
以逃天憲熙寧初王安石為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

姓

變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末司馬光為相惠卿自知罪大為正論所不容遂丐祠于外莫脫典刑時蘇轍為諫官遂首論其惡安置建州天下快之由是見一祖宗時為臺諫者排擊奸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奸邪自為士人時常出入貴人之門專事交結後登科遂欲求為秦熈之壻託平曰素所交結者賂時相而得監倉善觀時以求進聞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覽以授義問遂繇筦庫而得密院編脩為士論所嗤及史浩

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佞已遂遣之建康以為說客欲以口舌沮進取大計嘗談兵於張浚之前為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為已與浚答問辯難之語歸以復浩浩大喜之除為戶部郎官浩與正志姪同而族異一拜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門家為用事故士論有親姪之朝正志既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詆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為許靖房瑄聞一陛下召浚惧其不利於浩唱為浮議以沮其來時人比之張又新今陛下知浩之奸斷然罷之知浚之忠破群議而任之正志自知朋比說慝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能用奸以自免大類惠卿求去於元

變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末司馬光為相惠卿自知罪大為正論所不容遂丐祠于外真脫典刑時蘇轍為諫官遂首論其惡安置建州天下快之由是見一祖宗時為臺諫者排擊奸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奸邪自為士人時常出入貴人之門專事交結乃初登科遂欲求為秦熈之壻託平日素所交結者賂熈乳媪使之譽已熈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既而下求時相而得監倉善觀時以求進聞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覽以授義問遂繇堯庫而得密院編脩為士論所嗤及史浩

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佞已遂遣之建康以為說客欲以口舌沮進取大計嘗談兵於張浚之前為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為已與浚答問辨難之語歸以佞浩浩大喜之除為戶部郎官浩與正志姪同而族異一拜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門家為用事故士論有親姪之朝正志既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詆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為許靖房瑄聞一陛下召浚惧其不利於浩唱為浮議以沮其來時人比之張又新今陛下一知浩之奸斷然罷之知浚之忠破群議而任之正志自知朋比說慝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能用奸以自免大類惠卿求去於元

豐之末臣濫職風憲苟不論而擊之寧不自媿於蘇轍乎欲乞一陛下特發英斷明正志說慝朋比之罪以正典刑縱未能行兩觀之誅亦當薄示三危之竄度使元祐清明之政復見於今日天下幸甚

再論史正志劄子

臣昨嘗論列吏部郎官史正志明比說慝自知罪大欲逃典刑力求外補朝廷以運判與之是用外臺重任以賞奸也欲乞睿斷正其罪而竄極之至今未見施行臣深所未諭臣聞唐王叔文以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號召時有名之士欲僥倖而躁進者並以郎官清要之職處之相與結為死黨至譽叔文為伊周管葛憲宗監國

之始首逐叔文而殺之其徒皆終身竄極號八司馬元和之治比迹正觀淮西功業冠出李唐蓋繇憲宗必於用罰於去邪也臣竊謂前宰相史浩之惡不減王叔文其黨與之盛不止八司馬雖非天下奇才至於撓節以附匪人懷奸以害公議則一而已如正志者在浩黨中尤為親密出入門闥蹤跡詭秘人皆呼之曰繼拜公又榜之曰親姪遂自樞屬驟遷戶部郎又遷天官即使浩不去則正志必躡處侍從矣正志去冬歸自建康不獨搖撼張浚尤媒孽李顯忠之短必欲朝廷罷浚而誅李顯忠以沮恢復大計非一陛下保全而委任之則忠臣良將身首且不可保豈復有今日淮甸之捷耶今國家

方欲恢復中原所賴以激勸者賞罰而已前日一將奉
功賞不踰時輿論咸以為當說慝之人亦宜薄正其罪
今不獨逃司寇之刑而又以外臺耳目之寄處之何以
尉天下之公議乎郎曹運判至么麼也而臣喋喋言之
者非以其玷列宿汙外臺而已而朝廷之刑賞公議之
是非寔繫焉伏乞陛下出臣兩章斷然逐之以示去
邪勿疑亦足以懲一而勸百也

論廣海二寇劄子

臣聞王者將欲治外必先安其內不有小忍則不能成
大謀臣竊見陛下剛斷不惑神武維揚命將出師平
定淮甸曾未踰月捷音屢聞蓋將復祖宗之境土復

會諸侯於東都可謂得宣王外攘之道有光武大赦之
勇矣然臣愚計以謂治外必先安內欲小忍以成大謀
者今欲外攘魏而境內有廣寇海賊嘯呼為患猶未勤
除外未寧而內有憂不無上貽聖慮者臣竊聞朝廷議
遣鄂渚之師進誅廣寇想蕩滌固有期矣然臣相時度
宜恐未可遽進嶺外當盛夏乃瘴癘大作之秋北人衝
之未有不病者尤非行師之利臣以謂不如頓兵於桂
林以為聲勢而下詔赦其罪惡許其投降或不受命斯
可以必殺無赦矣海寇出沒無常尤為瀕海州縣之患
聞樞府嘗遣人招安之亦有受招之意臣謂二寇皆可
開其自新之路庶得境內稍平可專意外攘臣所謂治

外必先安內少忍以成大謀者此也臣又聞二寇之作皆緣監司郡守不得其所致既未能弭之於未萌之前又不能誅之於已覺之後養成其亂以致猖獗隱匿不聞遂致滋蔓為監司郡守者其可不懲之乎欲乞一陛下宣諭宰相稍正典刑仍別擇賢才以為外臺其理之寄以分一陛下宵旰之憂不勝幸甚

論韓仲通俞良弼劄子

臣聞古之為民師帥者能以德化人則人耻於為盜能以威服人則人不敢為盜能以智畧屈人則可以除一時之盜三者俱無焉則何以為民師帥共理天下乎臣竊見廣賊海寇久未撲滅上勞聖慮者蓋繇帥守不得

其人既不能使之懷德畏威又無智畧以勦除之也朝廷不詰其致亂之由懲其不職之罪又從而遷為大藩因而久任亦可謂失刑矣臣切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防禦海寇致昌國定海諸縣皆被其毒而海道為之不通初有捕致海寇者仲通從而縱之遂致其徒益熾昌國令嘗獻謀於郡仲通忽而不聽四明人莫不切齒朝廷既不罷黜之又除知紹興府仲通不能治一郡其可以典大藩帥一諾乎知明州俞良弼不能弭雷化之盜遂致蔓延而二廣為之憂然使鄧州用慶吉茶商以禽凌鉄良弼忌酢併與茶商皆不奏功效奈商憤然嘯呼而起醜黨數千人

死者其勢方熾朝廷不能
安能使鼠竊狗偷輩即時
秦檜鷹犬其惡備見於白
有兼才可以任使及治四
與援海盜猖獗略無計畫
通之惡然聞其老繆不事
民所恃以為命者惟師帥
充斥如此何以安遠人乎
除奪良弼靜江之帥別擇
二寇不誅而自滅矣

論內庭節省劄子

臣聞生財莫若節財省用斯能足用今陛下方圖恢
復而板曹以財用不足為言常賦既不能供所須民財
又不可遽而取惟有痛加節省可以薄助軍興然節省
一事尤在聖躬親率昔漢文帝身衣弋綈以致富庶唐
憲宗躬服浣濯以致中興藝祖皇帝幕用青布而僭
偽以平仁宗皇帝被用黃紬而風俗歸厚此乃前代
帝王之盛德我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不遵也陛下
下比從諫臣之請裁減外廷官吏度一月所省亦不下
十萬緡以歲計之不無少補又切見內侍都知李綽具
到宮掖用度之數有云此項全支者有云減半支者有
云住支者內庭節約如此亦可以風化天下矣然臣愚

區區猶望一陛下躬率之者蓋欲一陛下於乘輿服御
王食之間有可更加節損者親出禁中賜外府以助
軍須以為中外節省之訓如內侍所具之教除一德壽
宮不可減損外亦有全支而或可減半者亦有已減半
而更可以分數減者一陛下既躬率之為下者亦何敢
不從耶俟邊事稍寧自當復舊今日權宜行之正聖訓
所謂今日當如創業時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論宿州退帥劄子

臣聞宿州之師全軍退守觀時識變深得進退之機然
而異議小人與聖意素不合者往往幸災樂禍倡為浮
議以動搖大計以離間一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使其說

果行殆非宗社之福昔唐憲宗伐蔡戰數不利群臣爭
請罷兵錢徽蕭俛之徒言尤確苦會高霞寓戰却宰相
揣帝厭兵欲赦賊以探上旨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
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
措置如何渠可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
間斷然用一裴度卒能成平蔡之功臣願一陛下以剛
大為心毋以小衄自沮察小人之意勿為浮議所搖敷
遣中使慰勞將士且令解甲休息養銳俟時大臣如裴
度者益加委任以固其心勿使異議如錢徽蕭俛之徒
得以肆其讒間死一陛下今日之師為一祖宗陵寢而
舉為一徽宗一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與

古之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万万不同！陛下隱之於心俯仰無怍小人異議亦何足恤哉投機而進知難而退側身脩行任賢使能政事益加脩軍旅益加治財用益加蓄以待天時人事之至可也願在！陛下斷之如何耳

論休假劄子

臣竊以今日邊事未靖正君臣相與有為日不暇給時也竊見朝廷尚循平時故事假故稍多有妨機務臣欲乞！陛下未明坐朝日晏而退至放假故之日宜常御便殿不拘早晚引見宰執侍從臺諫群臣賜以從容訪問時務事有可採即時施行仍勅朝廷不可似常時作

假宰執日入朝堂百僚各任其職庶幾事務不廢共致中興不勝幸甚

論林安宅劄子

臣聞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名曰盜儒此聖人之所必誅王法之所不赦也臣謹按前知臨安府林安宅者其盜儒之雄乎初令越之新昌納官妓為妾則以濫聞及倅漳州盜郡將之權貪墨自恣則以賍聞及作廣漕起羅織之獄誣陷善良則以酷虐聞諸事鄉人朱倬倬令何溥薦之而得浙漕倬雖小人然於安宅有卵翼之恩及臺官張震欲論倬安宅乃手疏倬之隱惡數十事以示震倬之罪人皆可得而言也而安宅納之其與呂布

事董卓而殺董卓何以異乎夫董卓入史浩龍大淵之門其在都司也進則見浩退則見大淵天府之除不由正道物議咸鄙薄之有從浩與大淵結為死黨及二人反目浩託安宅私之安宅既欲效勤於浩又欲獻佞於大淵遂造其室為奴顏婢膝之態士夫傳以為笑一陛下比於經筵嘗語臣曰近臺諫論罷大淵事朕不私之已罷其職矣臣言一陛下屈已從諫以天下為公不私潛邸之臣社稷之福也一陛下稱不私者至于再三今安宅乃自託於大淵之門以盜威福一陛下且不私大淵其肯私其門下士乎安宅自知罪惡為清議所不容乃詐病以求致仕朝廷既以宮觀與之矣

治
又用計以復留臣近嘗面奏其奸一陛下即諭宰相令丐祠而去矣今又必欲朝辭異佞復留之計動用奸謀以要君父不顧廉耻不知進退真小人之雄者也或謂安宅之才可以治劇然自知臨安以來初不見其所長事無小大皆委於吏獄訟繁興而不能決盜竊公行而不能治議者謂不逮前政速甚是豈可居彈壓之任乎一陛下斷然罷之可謂能去惡矣為安宅者固宜惶惧朝聞命而夕即塗也乃復徘徊不去不知何所恃而取爾耶臣欲乞斷自宸衷正安宅之罪而竄逐之以為不知廉耻者之戒

素無睚眦

貼黃臣與安宅素無睚眦比因安宅奉史浩意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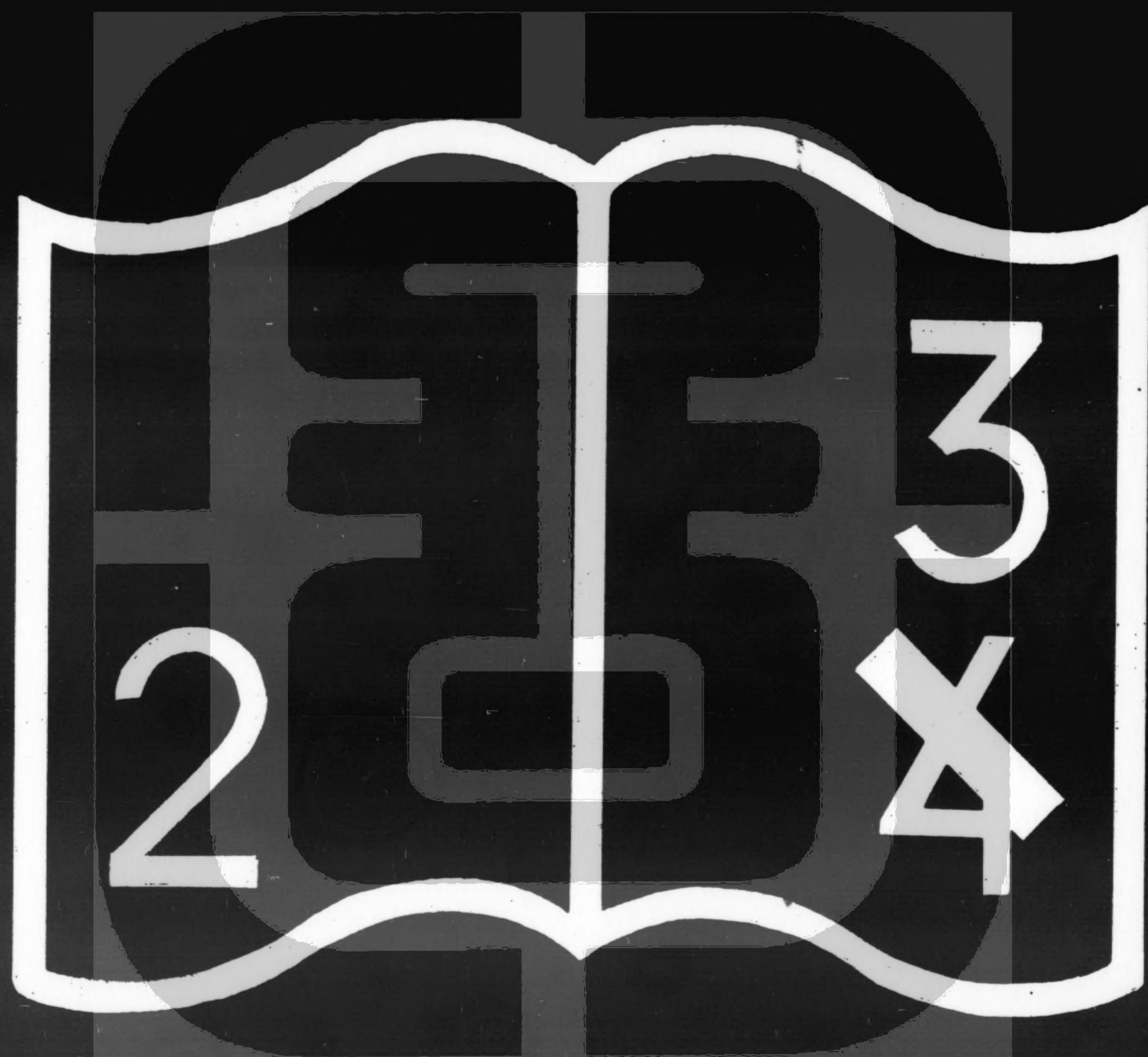
毀省試策題及經文之版以公議責之即非私
怨安宅聞陛下用臣為御史即欲求去蓋用奸
計以鉗臣口臣前日而奏其奸即蒙陛下罷而
去之臣已不論列今聞安宅復求朝辭物議沸騰
咸謂安宅倚恃與援不顧公議故臣不得不論之
願出臣章示至公於天下

再論林安宅劄子

臣誤蒙親擢濫司風憲比嘗面奏前知臨安府林安宅
奸邪交結等事陛下即諭宰相令安宅罷職丐祠而
去臣仰窺聖意既俯听臣言得從諫如流之美又欲保
全安宅使不繇彈劾而罷為安宅者固宜聞命即行又

復乞朝辭異奸計得施欲求再用臣昨條列其罪謂即
賜施行今乃聞有旨令安宅內殿引見臣不勝皇懼之
至切聞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
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臣今論一小人而不能使其知
畏尚何面目居風憲之地耶安宅前日聞陛下用臣
為臺官即詐為風疾以求致仕既已得祠命下復止罔
上要君尤足以見其奸詐今宜即去而復乞朝辭未有
班次而遽得內引是前日之奸計復行也臣切見近
執政臺諫以疾求去者皆假朝辭安宅何人而得此隆
眷異禮耶欲乞陛下深察安宅奸邪交結之罪亟賜寬
遂以尉公議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三



编码错误

卷末应：梅溪先生奏卷第二

